

623168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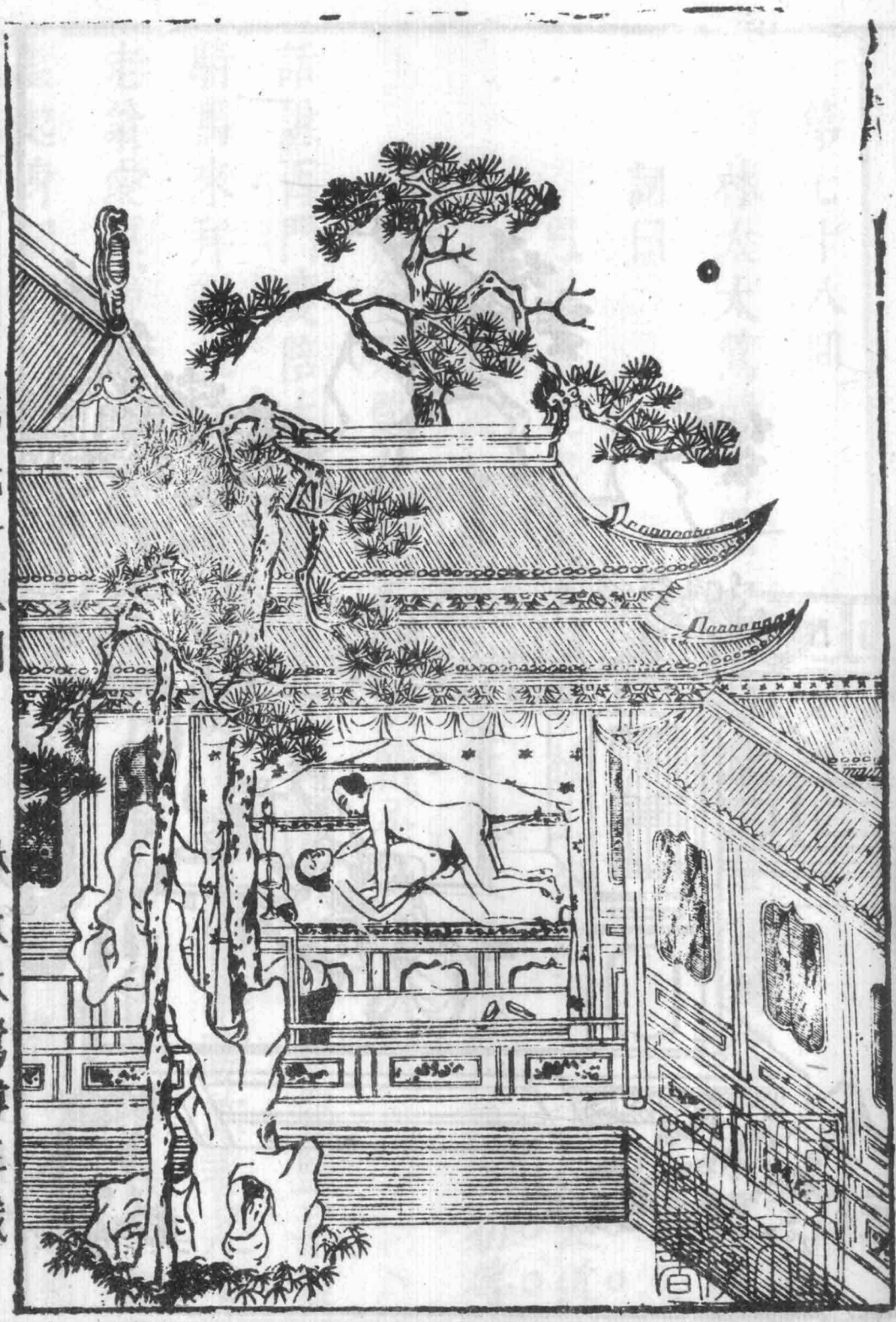
第廿九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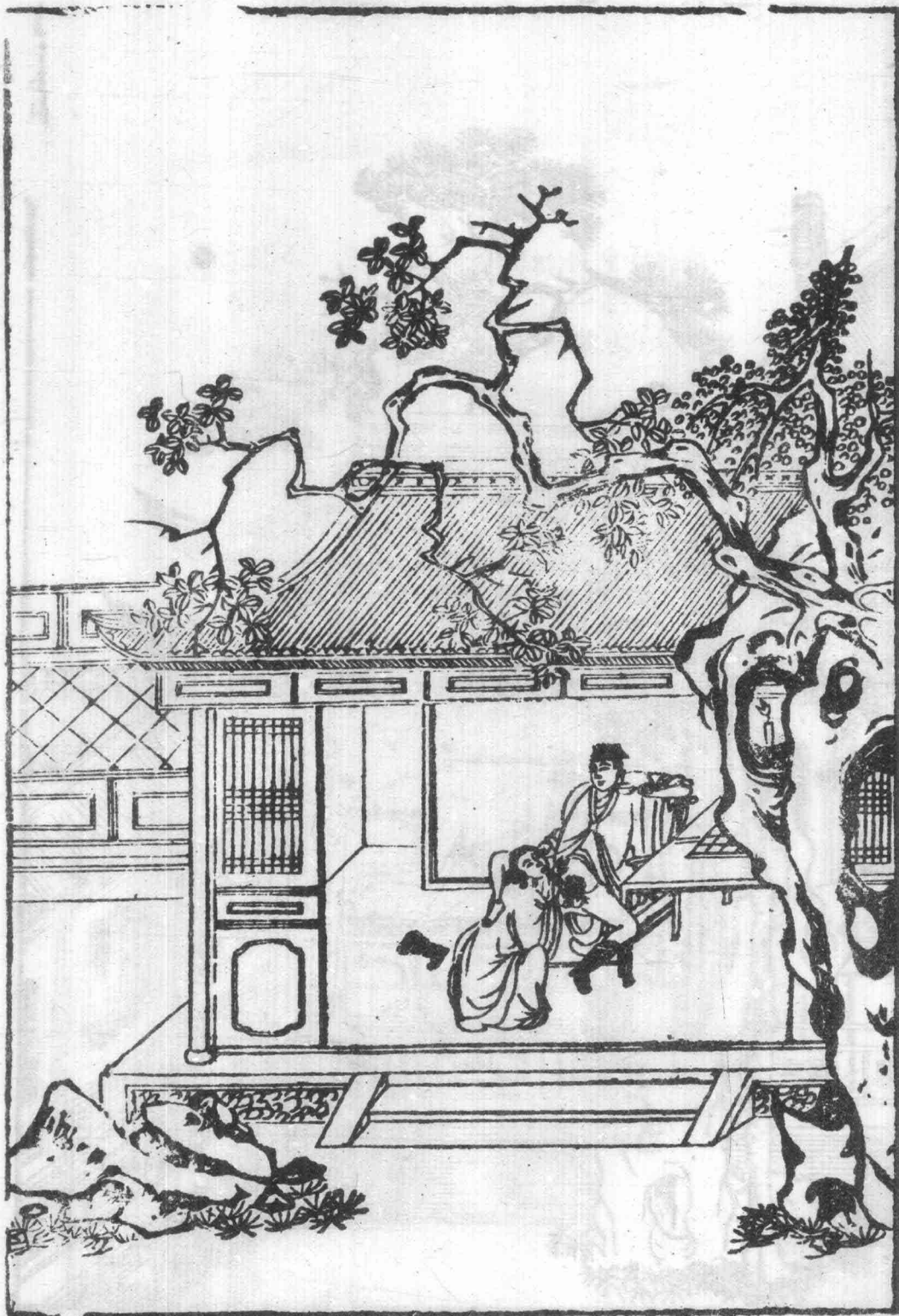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一九二九年







如意兒莖露獨嘗

第七十八回

林太太鴛幃再戰

如意兒莖露獨嘗

詞曰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去來窓下笑來扶愛道
畫眉深淺入時無弄筆俚人久描花試手初等
閒含笑問狂夫笑問歡情不減舊時麼

話說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荆都監早辰
騎馬來拜謝說道昨日見旨意下來下官不勝欣喜足見
老翁愛厚費心之至實爲啣結難忘說畢茶湯兩換荆都
監起身因問雲大人到幾時請俺門吃酒西門慶道近節

這兩日也是請不成，直到正月間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宰了一口鮮豬，兩坛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牙員領，一疋黑青粧花紵絲員領，一百果餡金餅，謝宋御史。就差春鴻拏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人報進去，宋御史喚至後廳火房內賞茶吃，等寫了回帖，又賞了春鴻三錢銀子來，見西門慶折開觀看，上寫着：

兩次造擾華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貺，何以克當。外令親荆子事，已具本矣。想已知悉。連日渴仰丰標，容當面悉使旋謹謝。

侍生宋喬年拜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宋御史隨即差人送了一百本曆日四萬紙、一口猪來回禮、一日上司行下文書來、令吳大舅本衛到任管事、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疋京段、交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封了印來家、又備羊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等吳大舅從衛中上任回來、迎接到家、擺大酒席、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戶東京家眷到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玉皇廟吳道官十二個道衆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整做法事、大吹大打、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晚方散、俱不在言表、至廿七日、西門慶打發

如此財主
大自不俗

各家送禮，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傳夥計，甘夥計，韓道國，
 賁第傳，崔本，每家半口猪，半腔羊，一坛酒，一包米，一兩銀，
 子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衣服，三兩銀，
 子吳月娘又與菴裡薛姑子打齋，令來安兒送香油米麵，
 銀錢去，不在言表。看看到年除之日，牕梅表月簷雪滾風，
 竹爆千門萬戶，家家帖春勝，處處掛桃符。西門慶燒了紙，
 又到于李瓶兒房靈前祭奠，祭畢置酒于後堂，合家大小
 歡樂，手下家人小廝并丫頭媳婦都來磕頭。西門慶與吳
 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
 元旦，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天地上燒了紙，吃了點心。

寫出新年
光景

備馬就拜巡按賀節去了。月娘與眾婦人早起來施朱傳
粉插花插翠錦裙綉襖羅襪弓鞋粧點妖嬈打扮可喜都
來月娘房裡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
上門簿答應往來官長士夫玳安與王經穿着新衣裳新
靴新帽在門首踢毬子放炮燂磕瓜子兒眾夥計主管伺
候見節者不計其數都是陳敬濟一人管待約晌午西門
慶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着
來拜到廳上拜了西門慶四雙八拜然後請吳月娘見西
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廳畱坐纔拏起酒來
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戶來拜西門慶就教陳敬濟管待陪

王三官兒他便往捲棚內陪何千戶坐去了。王三官吃了一回告辭起身。陳敬濟送出大門上馬而去。落後又是荆都監雲指揮喬大戶皆絡繹而至。西門慶待了一日。人已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去了。回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早又出去賀節。至晚歸來家中已有韓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花子繇來拜。陳敬濟陪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到了見畢禮。從新擺上酒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繇隔門先去。○此○能○也○了○是○多○怪○了。剩下伯爵。希大。常時節。坐個定光。油兒不去。又撞見吳二舅來了。見了禮。又往後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燈已後方散。西門慶已吃的酩酊大醉。送出伯爵

賁四嫂與
王六兒一
般夥計娘
子而巧拙
遂分厚薄

等到門首衆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旁站立，捏了一把
手，玳安就知其意，說道：「他屋裡没人，這西門慶就撞入他
房內，老婆早已在門裡迎接進去，兩個也無閑話，走到裡
間，脫衣解帶，就幹起來。原來老婆好，並着腿幹，兩隻手擗
着，只教西門慶攪他心子，那浪水熱熱一陣流出來，把床
褥皆濕。西門慶龜頭蘸了藥，攪進去，兩手扳着腰，只顧揉
搓，塵柄盡入，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口中只叫親爺。那
西門慶問他：「你小名叫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葉，
排行五姐。」西門慶口中喃喃，就叫葉五兒不絕。那老
婆原是妳子出身，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占爲妻子。今年

三十二歲甚麼事兒不知道口裡如流水連叫親爺不絕情濃一泄如注西門慶扯出塵柄要抹婦人攔住休抹等淫婦下去替你吃淨了罷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真個蹲下身子雙手捧定那話吃啞的乾乾淨淨纔繫上褲子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恁些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里也盼他哩只怕京中你夏老爹畱在他使又與了老婆二三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你一套衣服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見你自家治買罷開門送出來玳安又早在鋪子里掩門等候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看官聽說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原來賁四老婆先與玳安有

姦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因傳夥計又沒在鋪子
里上宿，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就在老婆屋裏吃到
有二更時分，平安在鋪子里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裏睡
了一宿，有這等的事，正是：
滿眼風流滿眼迷，
殘花何事濫如泥。
却說賁四老婆晚夕同玳安睡了，因對他說：「我一時依了
爹，只怕隔壁韓嫂兒傳嚷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
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幾句羞人答答的，怎好相見？玳安道：
「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

金蓮于財
色二者無
所不愛然
亦有以其
中甚愛而
易其所最
愛者色不
可自主而
財則亦其
樂得也

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兒，你依我節間買些甚麼兒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希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一錢銀子菓餠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梯已再送一盒瓜子與俺五娘，管情就掩住許多口嘴。這賁四老婆真個依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趕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盒子，掇進月娘房中。月娘便道：「是那裡的？」玳安道：「是賁四嫂送與娘吃的。」月娘道：「他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又交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回出一盒饅頭，一盒菓子，說上覆他多謝了。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早，又玉皇廟吳道官來拜，在

廳上畱坐吃酒，剛打發吳道官去了，西門慶脫了衣服，使玳安你騎了馬，問聲文嫂兒去。俺爹今日要來拜拜太太，看他怎的說。玳安道：爹不消去，頭里文嫂兒騎着驢子打門首過去了。他說明日初四，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與六黃公公磕頭去了。太太說交爺初六日過去見節，他那里伺候。西門慶便道：他真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說謊。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剛到上房坐下，忽來安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冠冕着，束着金帶，進入後堂。先拜西門慶，說道：我吳鎧多蒙姐夫抬舉看顧，又破費姐夫，多謝厚禮。日昨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迎。今日敬來

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頂頭相還，說道：「大舅恭喜至親，何必計較。」拜畢，月娘出來與他哥磕頭，慌的大舅忙還半禮，說道：「姐姐兩禮兒罷。」哥哥嫂嫂不識好歹，常來擾害你兩口兒。你哥老了，看顧看顧罷。」月娘道：「一時有不到處，望哥耽帶便了。」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累你兩口兒還少哩。」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這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寬了衣裳，咱房裏坐罷。」不想孟玉樓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裡聽見，嚷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磕了頭，逕往各人房裡去了。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騎火盆，安放桌兒，擺上

菜兒來、小玉玉簫都來與大舅磕頭、月娘用小金鑲鍾兒斟酒遞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大舅讓道、姐姐你也來坐的、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裡間房內、拿出數樣配酒的菓菜來、飲酒之間、西門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停當了、吳大舅道、蒙姐夫擡舉、衛中任便到了、上下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只有屯所裡未曾去、到到任、明日是個好日期、衛中開了印來家、整理些盒子、須得擡到屯所裡到任、行牌、拘將那屯頭來參見、分付分付前官丁大人壞了事情、已被巡撫侯爺叅劾去了、如今我接管承行、須要振刷在冊、花戶警廳屯頭、務要把這舊管新增開報明白、到明日